

蓝色海洋

影响新中国
几代青少年成长的
心灵读本

散

文

卷



主编 梅子涵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20903

蓝色海洋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馆藏
少年文学

主 编 稚子清

选编者 孙亚楠 茹艳红 张欣娜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少年儿童出版社



R13085/07

每个人的记忆都是海洋。很远的日子在下面，昨天的故事在水上。离开童年，童年反而加倍情浓，每条小鱼的游动都是感情的尾巴在追。情深处没有不美好的风光。最蓝的海洋就是每个人的心啊！有海洋的生命才是生命，仔细阅读这些海洋，是畅游情感让自己荡漾。

50年的《少年文艺》，纸上多少荡漾心中多少荡漾！

梅红



目 录

回忆鲁迅先生	陈伯吹 (1)
阿尔迪克的友情	胡德华 (4)
蚂蚁的新居	冯振文 (10)
新疆好风光	储安平 (14)
端午忆童年	马 蓝 (24)
阳光和乌云	叶君健 (31)
黄色海洋探胜	肖 群 (39)
第一次上山	张梅溪 (44)
欢乐的火把节	丁一海 (53)
乌干达野生动物园	四 水 (60)
战野牛	穆 静 (64)
登托木尔峰五日	史学增 (69)
快活岭上	张抗抗 (78)
狮子叔叔	秦 牧 (87)
我的两个同岁叔叔	陈 益 (95)
元宵佳节话灯谜	
——童年回忆之二	黎汝清 (101)
十八双鞋	陈 益 (109)
星夜捕鱼	宗介华 (114)

榆钱儿	李明性 (118)
钱塘江边捉鱼蟹	倪树根 (122)
抗浪鱼	白桦 (128)
阿尔泰山的蘑菇林	陆华 (131)
蟹眼天井	金曾豪 (136)
中国少女	陈丹燕 (141)
豌豆和牵牛花 (外一篇)	郭风 (147)
小小的英灵 (外一篇)	施雁冰 (150)
世界屋脊见闻	王一地 (154)
蝴蝶	佟希仁 (159)
山野——一本打开的书	刘金 (162)
我曾经当过一只小猴子	华朝熙 (166)
湖上札记	许淇 (170)
红鼻子姜爷爷	卓列兵 (176)
班长下台	桂文亚 (185)
森林的故事	董宏猷 (189)
昨天的誓语	徐鲁 (194)
逗绿丁丁 (外一篇)	江涛 (200)
玩的暑假	梅子涵 (204)
乡下小孩	叶凤春 (213)
窃读记	林海音 (台湾) (217)
天下太平 (外一篇)	李世明 (223)
为少年清唱 (外一篇)	简平 (228)
蓝色泸沽湖	吴然 (238)
野山短笛	张宣强 (245)
等待风琴	张洁 (250)
尊重 (外一篇)	肖复兴 (254)



维也纳森林的故事	萧 萍 (260)
枣树与女孩	金 萍 (268)
蝥蛸	邱 勳 (274)
遥远的四季	王 蔚 (278)
姑苏情	宋斌兵 (283)
胡杨胡杨	鹿 子 (289)
童年二题	彭斯远 (293)
永远的风景	玉 清 (297)
记忆中，那一片茫茫雪野	韦 苇 (303)
老师们眼中的成功与失败	王红灯 (306)
“铁路”的大梦 (外一篇)	班 马 (308)
三念童年	牦 小 (315)
亲婆	赵丽宏 (321)
南京——北京	郁雨君 (333)
少年鲍柏	张新颖 (337)
种子	三 三 (342)
童年琐忆	
——杨梅	张品成 (346)
母亲的巴掌	邓一光 (349)
我美丽的巴拿马	唐灿辉 (352)
紫燕	戴中明 (356)
让我们荡起双桨 (外二篇)	哈尔宜 (362)
童年的金色碎片	陈志宏 (369)
哦，我的祠堂小学	余新勇 (373)
我怕考试，我儿子也怕考试	曹 旭 (381)
萍聚 (节选)	鞠 萍 (386)
石魂	杏 臻 (391)



回忆鲁迅先生

陈伯吹

一九三六年，一个初春的晴朗的下午，我到四川北路底的内山书店^①去找一本书。

法国作家裘尔思·维诺的《小豪杰放洋记》，是一本动人的儿童读物，可惜梁启超只节译了一个大意，我想找到英译本（原本是法文），好好地细致地译出来。这本书我在卖外文书的书店里都找遍了，老是找不到，于是上内山书店去找找看。

我跨进了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微暗的客堂里面，穿着一件和服，坐在一口有两尺光景高、直径两尺圆的火钵旁边，一双手正在钵上腾空地取暖，火不很旺，我站在离火钵不远的地方，感不到有一丝暖气。

内山完造慢腾腾地走了过来。

我把来意在一张白纸上写明白了，递给他。他看了又看，看懂了，又把头埋在左手里，想了又想，好一会儿，才转过身去，捧出一本厚厚的日文世界文学作家辞典之类的书，放在柜子上，打开来翻，翻了好久才翻出作家裘尔思·维诺的名字，在这个名

^① 内山书店在上海，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开的

字底下，印有他的好几种作品，单单缺了《小豪杰放洋记》。

我觉得很失望。正在这时候，打横里有人开口：

“大约原书不甚有名，所以也就不写出来；或者是这一篇作品，附刊在旁的书里，不曾印行单本，因而这书名也就查不到了。”

我循着这样亲切的声音，转过头去找寻说话的人，这人靠墙壁椅子上端坐着，手里拿着书，火钵放在他的面前，我禁不住叫出声来：

“啊，鲁迅先生！”

他谦逊地点一点头，随后热心地放掉了书，站起身来，绕过火钵，兜过内山完造所坐的空椅，走了过来，很诚恳地、又很坦白地像一个老师指导学生那样地说：“依我看，这书可以不必重译，不见得怎么好。”

就这样，我请教起他儿童文学作品的问题来了。

我问他：“请问日本有没有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先生可以介绍翻译？”

鲁迅先生摇了摇头，用徐缓深沉的调子说：“没有，没有，日本简直不曾有过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他说完以后，眼光望著手里燃着的烟卷，轻烟袅袅上升，但是他没有抬起头来看，显然他浸在沉思中。

我停了一会儿又问：“那么，欧、美各国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没有？”

他弹一弹烟卷上的灰，灰落在书柜上的玻璃烟缸里。“欧、美各国或者有，可是我不大懂得英文，也就知道得不多。”

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悔恨自己的幼稚，怎么会没有想到新兴的苏联儿童文学。

以后，鲁迅先生反过来问了一些关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



的情况，并且说到我写的那本长篇童话《阿丽思小姐》（一九三三年出版）。我很惊异于像这样一本不成熟的，也不像样的童话，在他繁忙沉重的工作中，还能够拿它看过，而且还记得

我跟鲁迅先生的会面是偶然的、短暂的，但是鲁迅先生的容貌常常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一直想着鲁迅先生多么关心少年儿童，多么关心少年儿童的读物。他曾经批评过当时给孩子们看的画本，说它们上面画的孩子，“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此外他还批评过当时的教科书编得不慎重，不完善。

鲁迅先生不仅批评坏书，还亲自动手翻译了好几部外国的儿童文学作品，像《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以及苏联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表》。

鲁迅先生译完《小彼得》的时候，在序文中慨叹着写：“在中国，劳动者的儿子没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不能认识方块字，也就不能享受这书了。”后来他在翻译《表》的时候，又用了极大的气力，花费了很多的时间，要使十岁左右的儿童们能够读得懂。鲁迅先生是真心诚意地关心下一代，真心诚意地为下一代服务的。

选自1953年第10期

阿尔迪克的友情

胡德华

今年暑假，我和十五个小同志，到苏联去参加世界闻名的阿尔迪克少先营。在苏联，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接待，我们带回了苏联人民、苏联儿童的深厚友谊。下面是这期间的几页日记。

七月十七日

列车到奥特波了，我们已进入了世界上最幸福、最美丽的土地，来到了伟大的苏联。我们在车厢内高声欢呼，在月台上跳起了集体舞。车上和站上的许多苏联朋友围住我们，赞美地说：“多好啊！中国的孩子！”

车再开时，月台上的苏联朋友都向我们挥手。

快开饭了，我们真想尝尝美味的俄国菜，没到规定时间，就去餐车。餐室门口排着二三十人的队伍，可是餐室招待员请我们先进去，她说，里面空着的位置，就是专等我们去的。我们瞧瞧门前老长的队伍，真不好意思。站在队里的苏联同志都在亲切地招呼我们，还祝我们好胃口呢！



餐桌上，放着大块的黄油和面包，还有牛肉饼、煎鸡蛋……我们大口大口地吃着。那个招待我们的姑姑，笑眯眯地直看着我们，还不时鼓励我们多吃些。她看见维族小同志努尔巴努不爱吃鸡蛋，就又去添出一大盘牛肉来，说：“好孩子，为了健康，都吃下去吧！”

七月二十七日

火车到了克里木的最后一站，营主任米海依尔，主任医师妮娜、辅导员达玛拉来接我们了。

我们换坐特备的大汽车，在弯曲的山道上飞驰，车窗不时擦着路边的树枝，间或可以看到红透的野苹果，在翠绿的树丛中发亮，我们贪馋地吸着清新、芬香的空气。

克里木是苏联气候最温和，风景最幽美的地方。十月革命前，这儿全是贵族、地主的庄园。现在，这儿已成为劳动人民的休养区。我们要去的阿尔迪克少先营，就在这半岛的黑海边。

大汽车驶过无数松树林、葡萄园，又沿着黑海驶了很久，前面出现一个半圆大门，上面写着“阿尔迪克”几个大字，我们兴奋地唱起刚学会的阿尔迪克少先营营歌。

许多穿着黑短裤、白上衣的苏联少先队员奔过来，围着我们的车子直嚷：“你们好！”“你们好！”

营主任要大家散开，先让我们休息。苏联小朋友退到两边，向我们笑着，挥着手。

我们走进一幢白色洋房。地上铺着玫瑰色地毯，走廊两边高高的几上，是一瓶瓶红花绿草。很安静、舒适。屋子正中最大的两个房间，布置得最美，是我们的寝室。

寝室右边是一长排白色小床，床边小几上放着一盆盆鲜花，

左边是一长列的沙发，衣架上整齐地放好了一套套簇新的营服。正中一张大圆桌，丝绒的桌布上铺满了玩具，还有中国风景画册呢！

想得多么周到，布置得多么好啊！营主任抚着李启民的头说：“满意吗？我的孩子们！”

翻译说：这房间是营主任亲自布置的，这些衣服都是达玛拉同志亲手熨平的。他们昨天忙到深夜，又赶了二十多里路到车站去接我们。

我们感动极了，望着一夜未曾阖眼的营主任和达玛拉同志，不知说什么话才好。在他们的眼里闪着欢欣和光亮，找不到一丝疲劳的神色。

七月二十九日

我们到少先营才三天，可是朋友已有许多。

我们每天学一句俄语，头三天学的是：“你叫什么名字？”“念几年级？”“几岁？”说完这三句话，只好用手势和表情来代替语言。

晚上，三中队的苏联孩子到我们的寝室里来玩。刘士昕送给沙沙一件礼品，那是一枚金色红底的毛主席纪念章。沙沙高兴得手舞足蹈，马上别起来，到大镜子前，瞧了又瞧，还自言自语地说：“毛泽东！”

忽然一个叫柳达的女孩子冲进来，一把抱住努尔巴努，呜咽着说：“我们要分别啦！我要搬到老远老远的四营去住啦！我亲爱的朋友！……我美丽的朋友……我的好努尔巴努……”

努尔巴努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明白是好朋友要离开她了，也流泪了。这时翻译进来了，一问她们哭的原因，失声笑



道：“四营就在我们一营附近，你们还是常常可以见面的呀！”

八月八日

今天，在大运动场开运动会。

五个苏联孩子坐在我身边，她们围住我谈起来，可是我只会讲三句半俄语，讲完了，就只能摇手摇头，又讲“达”（“是”的意思），又讲“涅脱”（“不是”的意思）。这时，一个有着金黄色拳曲短发的女孩子柳芭在本子上写字，写了好久，写了一个中国字“毛”。她高兴地说：“这是毛泽东！”我才恍然大悟，她正在写我们毛主席的名字啊！于是，我就在她写的“毛”字后面，加上了“泽东”两字。告诉她，这样三个字才是“毛泽东”。

她们高兴极了，五个浅黄的头挤在一起，一笔一划地学着写。列娜写得最快、最整齐，在她的大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毛泽东”三个字。

写好了，她们看着自己的成绩，满意地笑了。

八月十八日

今晚，在全营大营火会上，见到了苏联少年英雄巴甫利克·莫洛佐夫的母亲。

大家都很熟悉巴甫利克的英雄事迹：苏联在实现农业集体化时，富农进行破坏，巴甫利克的爸爸是乡苏维埃主席，可是受了贿，成了叛徒；巴甫利克检举他，遭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杀害。英雄的母亲是支持儿子的正义行为的。这样的好母亲，人人都尊敬她。现在，她就坐在我们后排。

休息时，中队长李启民代表我们全中队，向英雄的母亲致敬，还给她别上了毛主席纪念章。英雄的母亲看见是中国孩子，很高兴。她抱住李启民，重重地亲了一下。她说：“我知道，现在中国孩子和苏联孩子一样，在党和政府的爱护下，很幸福。好孩子，希望你转告中国孩子们，要他们为了世界和平，每一门功课都得五分。”

我们一个个都向她致谢，并表示：您的希望，我们会记住，一定会实现的。

八月二十日

我们来阿尔迪克已快一个月了。

早餐时，营主任来了，向大家问了好，看大家吃了一会，轻声地对达玛拉同志说：“中国孩子决定在二十六日离营，你得早作准备。”

达玛拉听了，眼圈一红，把正在吃的半块煎饼搁下，匆匆走出餐室去了。我们懂得达玛拉心里在难过。这一个月来，达玛拉和孩子们已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她不但辅导孩子们的活动，而且关心孩子们的睡眠，照料孩子们的饮食。她是孩子们的好朋友，又是孩子们的大姊姊。……现在要分别了，我们想着也都吃不下饭了。

食堂主任发现大家都吃得很少，就问这问那。大家都说：“饱了！”她不满意地摇摇头出去了。一定的，她又跑去批评厨子了。每次，我们吃不下菜时，厨子就得受批评。热心肠的厨子啊，说实话，你的菜都是烧得很好的！



八月二十五日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阿尔迪克了，整个少先营都在为这别离难受。一大早，许多苏联孩子就来和我们告别。胖胖的小列娜，流着泪，一次又一次地和我拥抱，和我告别。我也想不出适当的话安慰她。

大队举行隆重的集会，欢送我们。

苏联少先队员送给我们好多礼品：有他们采集的矿石标本，有他们用废灯泡改制的螃蟹标本瓶，还有美丽的花瓶和纪念章。

总营主任以亲切、沉重的声调说：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深厚、坚固的，不论在成人、在儿童们中间都是这样。

因为有了中国孩子的来到，使阿尔迪克的阳光更明亮，孩子们的笑声更欢畅。

现在，可爱的中国孩子就要回到伟大的中国去了。祝你们以更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学年！”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呵，亲爱的苏联同志，我们要把你们的友情带回祖国去，带给祖国的孩子们，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个幸福的夏天，记住阿尔迪克每个可亲可敬的人。

选自1953年第11期

蚂蚁的新居

冯振文

在这条弯弯曲曲的小道上，蚂蚁多极了，密稠稠的，一个接一个，看上去简直像一条长蛇。

走在前面的蚂蚁，每一个都抱着一个丝绸的茧子，急急忙忙地走着。

许多蚂蚁驮着一只巨大的蚌壳尸骸，踉踉跄跄地走过，这是他们扛回去作冬粮的。

道路是那么的崎岖，全都是砖头、瓦片和树枝，走起来实在不方便。当他们爬上那个陡峭的斜坡时，吃力极了。有的在下面用脑袋顶，有的在上面用钳子拉，大家咬着牙根，同心协力，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前进，终于把那个沉重的尸骸扛上去了。

接着，是一群雄赳赳的士兵，都带着武器——老虎钳子，他们显然是在防备别种蚂蚁来拦路抢劫。

最后一队，大概是伙夫，他们挑着抬着一些零乱的家具，还有一只火腿——蚌蜆的大腿。原来这次洪水泛滥，蚂蚁们发觉得早，老早就派出许多工匠，搬运材料，在高爽的地方，另外建筑好一座新居。现在，他们搬家了。



蚂蚁的新居就和火山的喷口一样，四周有很高的松土，山顶上有个低下去的浅窝，由一条隧道通进去。里面纵横交错，四通八达。那些松土就是当日他们建筑地下房屋的时候，挖出来堆积而成的。

他们用木屑和树叶做成走廊和房间，又用口中的唾液和些杂草的纤维，做成地毯，还用许多糨糊状的东西，拱住四壁。

有两个糊涂的甲虫，问也不问，一直闯进蚂蚁的窝里，到处乱窜。他们看到正中的卧室特别坚固、宽敞，打扫得也非常清洁，就疯疯癫癫地闯了进去，只看见蚂蚁妈妈躺在床上。原来蚂蚁妈妈是专门生孩子的，她是全体蚂蚁的母亲。甲虫做了一个鬼脸就走了，把蚂蚁妈妈吓了一跳。

两个坏蛋又看见许多护士小姐进进出出的，把那些白色的小茧抬到婴儿室里去，也就跟着闯了进去。他们硬把白色的茧子一个个撕开偷看，才知道茧子里睡着蚂蚁的幼儿。原来幼儿成长以后，就吐丝结茧化蛹了，等到由蛹变为成虫的时候，工蚁就把他们的茧一个一个地咬开，要是没有工蚁们的照顾，幼弱的成虫，就没有能力挣扎出来，他们将永远被自纺的茧儿所束缚，工蚁们对于后代的关怀和照料非常周到。

工蚁们进来了，看见甲虫那么可恶，竟敢欺侮幼儿，立刻把他们赶了出去。

甲虫到了室外，看见一片宽阔的牧场，绿油油的青草反映着美丽的阳光，十分可爱。

在那里，蚂蚁们正在放牧着许多蚜虫，还把蚜虫的卵搬到安全而和暖的地方，加意照料。要知道蚜虫就是他们的牲口。

蚜虫有一根长吻，可以插进树皮里去吃树的汁，蚜虫腹部的后端，常常分泌一些糖浆出来，蚂蚁养他们，就是因为要吃糖

1 甲虫为了搜索食物，常常藏在蚂蚁里面，分享着蚂蚁采集回来的食物。